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第九十二回 梁山泊書諷道子 雲陽驛盜殺侯蒙

卻說秦明、董平敗到二龍山下，不防天彪領兵殺出，眾賊兵那敢抵敵，驚得大半跌下馬來。天彪見賊兵如此狼狽，便止住三軍，且慢殺下。天彪一馬當先，大喝道：「兀那鼠賊聽者：既然這等不濟，便殺盡了也空污我的刀斧，權饒你等性命，快去報知宋江，叫他早來納命。」便傳令將兵馬擺開，放一條活路，喝令賊兵快走。董平、秦明只顧約束人馬，那有功夫回話，只得同眾人都逃走了。吳用引後隊人馬，接應了回回洞真山去。左右問道：「相公何故放走他？」天彪道：「只得三五百個帶傷的，殺了也於賊無損，也不算我強。放了他，教這廝們識得我的利害。」天彪將殘賊放盡，方收兵而回。雲龍同傅玉等四將都到，兵馬齊集，天已大明，奪得器械馬匹甚多，官兵大獲全勝。天彪教且安營下寨，將息三日班師。一面將索超首級，先行解上都省。這裡緩緩收兵，果然旌旗嚴肅，隊伍整齊，真個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。不日到了馬陞鎮，青州知府魯紹和親自出郊勞軍。天彪叫過風會、聞達、雲龍，與太守見了，各通了姓名。太守大喜，當時把了下馬杯。慰勞都畢，回到天彪衙署，發放三軍。退衙，與魯太守行禮坐地，眾將侍立兩旁。太守開言道：「總管虎威出眾，制勝裕如，雖古之名將不及也。但不知賊勢強弱何如，請聞其詳。」天彪道：「決勝之策，果不出太尊所料。」遂把決戰情形細述了一遍，「若是大兵不撤回時，眼見這賊難支，今實可惜。」太守道：「總管雖不曾剿滅這廝，卻也殺得他落花流水，教這廝日後不敢正覷青州。」天彪道：「非也。宋江這廝假仁小惠，深得賊心，來春必然犯境，須要加意防備。孫子說得好：無恃其不來，恃我有以待之。只是這番交戰之後，軍裝都有虧缺，雖奪得些器械馬匹之類，仍是不足。若要彌補添修，款項庫中又不敷支銷，深是可憂。」言未畢，只見聞達上前聲喏道：「相公勿憂，小將方才所說那哈蘭生，有巨萬家財，常有報效朝廷之心，又與小將至交。待小將先往勸捐，無有不從。青州城內不少財主富戶，再勸捐些，便可敷用。」天彪、魯太守一齊道：「若得此人仗義，青州軍民之幸也，問將軍速去走遭。」天彪又道：「宋江若來救清真山，恐他料我人馬困乏，連冬犯境，也未可定。歸化三莊與這裡有犄角之勢，是緊要所在。聞將軍此去，致意哈公，賊兵來時，務要彼此策應。」聞達領命，當日帶了伴當到歸化莊去了。天彪又叫傅玉提兵在城外安營，防梁山賊兵。

次日，魯太守開筵與天彪洗塵，盡歡而散。沒多幾日，哈蘭生遣兄弟哈芸生，解三萬銀子，同聞達到來。天彪見芸生也是一表好人物，大喜，厚禮款待，將銀子收下，寫了回信，並實收文驗，送芸生去訖。這裡魯太守去各富戶處勸捐。那些富戶卻也好義，也捐湊到餘萬之數。太守都造了花冊，報上都省。不到月餘，朝廷明降下來：雲天彪破賊有功，晉封加三級，加都統制銜；傅玉從優紀功；歐陽壽通實授提轄；雲龍授武翼郎；風會舊授武翼郎，今升授振威校尉；哈蘭生助餉有功，急公好義，升游擊將軍，遇缺即用。一應官兵有功及陣亡者，皆分別犒賞軫恤。青州助餉富戶，分別大小之數，從優獎勵。天彪見雲龍也敘功在內，便喚過雲龍吩咐道：「你看，眾將官都吃盡辛苦，你不過略動動，便同他們一樣。須要自識慚愧，休得辜負天恩。」雲龍叩頭拜謝。天彪探得梁山兵馬都回，方收回傅玉。次年春氣和暖，同魯太守協力同心，將所助軍餉，修築城池，添補軍裝。器械馬匹，有那梁山奪來的，也都編號收用。凡有軍士死傷之家，天彪皆親自去弔喪問病，軍民無不感泣。天彪又發信與陳希真、劉廣道：「既要報效朝廷，建功贖罪，也須趁早了。」陳希真復信道：「老種經略相公遠征，佞臣在朝，恐不見容。待種經略奏凱後，未為晚也。」天彪見希真信中之言，知是實話，也不再催。不數日，天王李成已奉聘到來。天彪大喜，優禮接待。李成又薦他的朋友胡瓊，亦是關西好漢，天彪也收了，同養在衙署內。自此以後，青州、馬陞甲兵富強，馬皆長膘，人皆可用，真個是金城湯池，一方雄鎮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那日吳用見秦明、索超進兵，那裡放心得，便同董平隨後接應。果然索超失陷，秦明敗回。當時接應了回清真山，遣人探聽，回報索超並一千軍馬皆死在長城嶺下。吳用頓足叫苦道：「眾位兄弟不信吳某之言，果中奸計，今又喪一員大將，怎對得公明哥哥？」眾頭領無不傷感，送到長城嶺，尋著索超的沒頭屍身，用棺木收斂了，取回清真山。

不日宋江領大隊兵馬都到。宋江在半路便得索超死的信，大怒，催兵急進。到了清真山，先哭奠了索超一番，秦明送回山去養病，便與吳學究商議打青州報仇之計。吳用道：「天彪這廝多智，乘他新勝之後，軍馬不曾將息轉，我等就將這五萬生力軍速去攻打。若待來春，他修治城郭，養成氣力，就難動手了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所言甚當。」便傳今次日興兵。也是天不佑他，連朝的大雪，翻翻滾滾下個不了，點水成凍，兵馬起身不得。宋江見這般大雪不止，心中分焦躁。馬元連日整頓酒筵，與宋江解悶。那日正當飲酒之際，宋江說到那不能得志的話，長吁短歎，灑淚不止。眾頭領再三勸解。忽報大寨有公文到，宋江喚入問時，果然是報稱五虎上將關勝病亡。宋江得了這信，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。眾好漢連忙扶救，半晌方醒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天喪我也！」磕頭撞腦，痛哭不已。眾頭領無不悲傷。

宋江因痛哭關勝，又加連日憂悶，遂臥病上牀。更兼大雪初晴，天氣分嚴冷，人馬凍死無數。吳用只得同馬元商量，到宋江榻前問候畢，請令道：「哥哥貴體如此，人馬又多凍壞，耗費許多錢糧，恐軍心怨嗟。想是天彪那廝數未該絕，不如且回大寨，再作計較，哥哥尊意如何？」宋江歎口氣，點頭應了。吳用便代宋江傳令班師。將一乘暖轎，四乎八穩的抬了宋江。馬元等送了宋江起身，仍復回山寨把守。吳用同眾頭領護著宋江竟回梁山，一路秋毫無犯。不日到了梁山，眾頭領迎接入寨，都來問安。太公聞得宋江病重，甚是憂慮，早已約下地靈星神醫安道全，待宋江一到，便同來看視。宋江見了關勝的靈柩，愈加悲痛。眾人再三勸慰。安道全按症用藥，調理醫治，次年正月，才得復元。

那日正是上元燈節，梁山上眾頭領張燈設筵，請宋江到忠義堂上，一者起病，二者慶賞元宵。飲酒中間，宋江擎杯流淚道：「我等聚義山東，替天行道。不料陳希真這賊道，竊據猿臂，奪了我的青雲山，狄雷等弟兄俱遭其害。去歲救清真山，又連傷大將。此仇不報，夜不安席。今我便要興師，還是先攻雲天彪好，先攻陳希真好？」吳用道：「小可已算定了，陳希真新定兩山，兵力未足。近聞那廝假行仁義，不肯借糧，據守空山，而不為錢糧之計，此危亡之道也。昨日探事人來說，那廝乘春暖，在張家道日起造磚城，晝夜並工。若待他磚城已成，攻取便難。可火速進兵，大隊並進。希真雖知兵法，我等兵多將廣，與他野戰，必能取勝。若吞滅了他，不但得其錢糧地利，抑且收取沂州、莒州等處，易如反掌。沂州、莒州收取之後，山東一帶，盡歸掌握，便是趙頭兒御駕親征，尚不足懼，何況雲天彪！至於此刻，雲天彪在馬陞鎮深得軍心，已養成氣力，不比去冬。那青州知府魯紹和，又恭儉愛民。文武一心，無隙可乘。若就去攻他，希真竊發，我先有內顧之憂，戰必不利。哥哥且再發信與蔡京，教他設法在天子前離間雲天彪，待搖鬆了他的根，破他便易下手。如今且先取猿臂寨，此司馬錯勘秦王棄周攻蜀之計也。」言未畢，只見狄雲出席拜道：「哥哥狄雷為希真所殺，怨氣難消，望哥哥先報青雲山之仇。」原來狄雲傷痕將息已好，故此時在坐。宋江道：「軍師之言，正合吾意。狄雲兄弟休煩惱，我先滅陳希真，與你哥哥報仇便了。」狄雲拜謝了。當晚席散。

次日，忠義堂上鳴鐘播鼓，眾英雄齊集聽令。宋江正議那起兵之事，忽山下朱貴差人報上來道：「有一位官人，是新任萊州府知府，路過山下，要拜見宋公明頭領，且言有機密事相告，現在酒店候著。」眾人都驚訝。那嘍囉呈上名帖，上寫著道：「愚弟侯發頓首拜。」宋江道：「素昧平生，既是位知府，且教請上來。」來人去了。

不多時，那知府帶了幾個從人到來。宋江領眾人下廳迎接，只見那知府頭戴烏紗，身穿大紅員領，腰繫玉帶，腳踏皂靴，滿臉油汗，與眾好漢謙讓著上廳來。知府便開言問道：「那位是天魁星君忠義大王宋頭領？」宋江道：「不敢，小可便是。」知府便先下拜道：「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於聞名，今日得瞻虎威，三生有幸。」宋江忙答拜了，眾位好漢俱依次相見。宋江讓知府各位坐地，這邊宋江為首，一字兒依次序坐下。那知府通問了姓名，道：「久聞貴寨英才濟濟，還有幾位何在？」宋江答道：「眾弟兄各有職守，只這數人聚在裡寨。」知府稱贊不已，道：「皆濟世良才，朝廷柱石也。」宋江道：「太尊貴鄉何處？榮任幾載？今日貴

足尊下賤地，得近山門，未識有何見諭？」知府道：「下官姓侯名發，現授棗州府知府。因路過寶山，一來渴仰山寨大忠大義，禮當晉謁；二來有一喜信，報於頭領知道。」宋江道：「小可同眾弟兄俱在此造罪，怎當得忠義二字。不知有何喜信，到得宋江身邊？」侯發道：「頭領有所不知，下官有一胞兄，名喚侯蒙，官任監察御史。素日欽慕頭領，只是無路通款。去年二月初一日早朝，因浙江妖人方臘造反，賊勢猖獗，官兵屢敗，邊報十分緊急，官家歎無將材可選。爾時家兄侯蒙，素知頭領忠義，不忘朝廷，日日指望招安。當即面奏天子，保稱頭領有蓋世之才，必能剿滅方臘，求降一道招安旨意，啟請頭領建功報效。天子起先不允，家兄叩頭出血，願將全家性命保舉頭領，蔡太師亦出力奏請，官家方才准了。現在敕家兄侯蒙為東平府知府，資招安明詔前來寶山，此刻已渡黃河，不日可到。因下官先行，家兄有一信，先著下官寄上，請頭領們數日內切勿興兵攻打城池，恐天子見怒。」說罷，袖中取出侯蒙的書信，深深的唱個喏，雙手遞與宋江。

宋江聽了這篇言語，心中大驚。接了書信，滿臉堆下笑來，對眾人道：「好了，我等弟兄這遭得見天日了。」眾人大喜。當將書信拆讀，讀罷滿眼流下淚來，禁不住失聲痛哭，道：「宋江與令兄並無半面之識，不意他這般錯愛我，正不知宋江那世修下的，粉骨碎身，報他不得。」忙吩咐李雲將山前斷金亭改作迎恩亭，搭起蘆廠，懸掛燈彩，預備接讀論音。一面叫辦酒筵，款待知府。侯發道：「下官赴任限期緊促，不敢久留，就此告辭。」宋江並眾頭領那裡肯放，再三款住。當日殺牛宰馬，大開筵席。席間宋江又催李雲趕緊辦迎恩亭，李雲道：「小弟已催僮夫役，三日內即可完備。」宋江道：「以速為妙。」侯發道：「家兄方渡黃河，到此尚有數日，頭領緩些不妨。」宋江道：「太尊那知宋江的心！我等皆造下彌天罪孽，蒙令兄援救，天子法外施恩，我恨不得今日便見天顏，那裡還再耐得。」侯發贊歎不已。宋江問道：「不知朝廷可招安陳希真否？」侯發道：「不瞞頭領說，招安貴寨，家兄兀兀費盡心血，又虧蔡太師的大氣力，方得官家准奏。實緣家兄欽佩大寨忠義分上。至於那陳希真，有何好處，誰耐煩與他出力！」宋江聽了，又稱謝不盡。

當晚，留侯發在客房安歇。宋江便密請吳軍師到自己房裡，屏退左右，商議招安之事。直議論到三更後，忽傳呂方、郭盛二位頭領進房內說話。次日，宋江進當廳吩咐呂郭二位頭領：「帶領五名心腹伴當，齎了下程，一路迎上去，恭接天使，休要怠慢。」呂郭二人領命。那行裝禮物早已備好，火速帶了心腹伴當下山去了。侯發再三告辭，挽留不住，只得設筵餞行。宴罷，宋江又送出一大盤金銀，權當路費。侯發那裡肯受，再三遜謝，方才收了。帶了原來的僕從，辭別下山。宋江直送過金沙灘，又把上馬杯，戀戀難捨，又灑了許多別淚，方才分手。回得山寨，東京范天喜的腳信亦到，信內稱說：「官家已准招安，全虧侯蒙之力，又虧太師極力周旋，方回得官家之意。太師又參奏雲天彪辜恩溺職，請旨降革。那知種師道先在官家前密保此人，天子竟聽老種之言，不准太師所奏。後又接到賀太平的本章，表奏雲天彪的軍功。天子召入太師，大加申斥，幾欲治太師參奏不實之罪，幸王黼等求免。今官家反將雲天彪晉封三級，加都統制銜……」等語。宋江見了，愈加憂悶，知那招安之信，果是實了。差人去通知各處頭領，來忠義堂上赴慶賀筵席。

卻說李逵遙哨方回，聞知宋江要受招安，便來見宋江，大嚷大叫道：「做強盜不快活，鳥耐煩去受招安，又去受那奸臣的氣！既要受招安，當初何必做強盜？」宋江喝道：「你這黑廝省得什麼，卻來胡說！」李逵道：「倒是不省得！你早也說要受招安，晚也說要受招安，我只道你嘴裡只這般說罷了，那知你認真要做出來。在江州時，你何不早說了，也免得我直跟隨你到這裡。辛辛苦苦弄得個場面，又要改頭換尾。只管說彌天大罪，既做下彌天大罪，須知沒處改換。不要惱我性發，直趕到黃河渡口，一板斧砍翻那鳥侯蒙，把那個詔書扯得粉碎，看你們去受招安！昨日那鳥知府僥倖，不撞著我，不然也一鳥斧結果了他。」氣得個宋江說不出話來，半晌道：「你看，你看，這黑賊好道瘋了！不要道我認真不來斬你！」李逵道：「斬只管斬，我說總要說。」吳用道：「你這廝太不識起倒。浙江方臘猖獗，朝廷正要用人，你若去殺得人多，做個大官，只在眼前，你卻不要？」李逵道：「我在梁山泊，怕沒處殺人，要去替趙頭兒出力！趙頭兒敢是你的親爺？」吳用對宋江道：「這廝真不通時務，嘴裡說得出，防他真做出來，且關鎖在一間房裡。待受了詔，再放他出來。」遂教眾頭領把李逵推了出去。宋江道：「我不念這廝舊日之情，真斬了他。」宋江便和眾好漢在廳上擺筵，眾好漢俱開懷暢飲。眾人道：「怎的公明哥哥酒量反不及往日？」宋江笑道：「便是一來病後，二來真個歡喜得酒都吃不下去了。」眾好漢飲至半夜方散。

次日，宋江道：「侯知府教我不要興兵，我想征伐猿臂寨，須不比攻打國家城池，興兵何妨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哥哥之言甚是。貧道想，兵有先聲後實者，今我大振軍威，布宣朝廷恩命，勸希真歸降。希真若懼而來降，則日後在我掌握。若不從命，吾奉詔之後，據順討逆，必能滅他。」吳用、宋江齊說：「此計大妙！」宋江道：「須差一能言舌辯之士前去，誰當此任？」吳用道：「何用人去，但須一封書足矣。」使教聖手書生蕭讓，吩咐了柱意。那蕭讓頃刻寫起，將草稿雖與宋江、吳用觀看。那書信道：

「梁山泊主替天行道天魁星義士宋江，拜書於猿臂寨陳道子閣下：忠義者，人生之大節；朝廷者，天下所依歸。人無強弱，反道者死；國無大小，背順者亡；自然之理，無足怪者。江久耳盛名，知道子為忠義之士，屢欲奉教。會道子遭高奸之迫，江使奉書不得通，饑渴終莫能慰。不謂道子不以忠義為念，棄我如遺，逞其才智，雄據一方，撫祝氏之餘孽，與敵寨旗鼓相向，蠶食我青雲，毀傷我羽翼，恣意橫行，豈以江為木偶耶？方今天下豪傑，上應天星，不期而會，此非江足重也，特以忠義之心，人所固有，一唱百和，感應甚捷。是以聞替天行道之舉，莫不鼓舞歡欣，影從雲響。而道子獨中風狂走，自棄良時，恃有烏合蟻附之眾，甘為祝莊、曾市之續，竊為智者不取焉。且夫梁山之兵力，何戰不勝，何攻不摧，固道子所習聞者。況邇者朝廷明聖，赦江既往之罪，招安綸，已降九天，誅討不順，命江前驅。江奉詔兢兢，敢不祇遵。夫以忠義武怒之師，敵王所佩，掃蕩區區一猿臂寨，車輪蟻斧之勢，童子所知也。素欽道子天姿英俊，用先佈告。誠能明順逆之分，奮忠義之氣，倒戈東甲，共襄天家，江若仍修宿怨，願指泰山。所貴知幾之士，不宜遲滯其行也。昔田橫得士五百人，議論不決，兩淮陰東下。道子固執迷復之凶，必有噬臍之悔。他日江為殿上臣，公作階下囚，是豈江之志也哉？書不盡言，裡左右留意省察。」

宋江、吳用看了甚喜，道：「正要如此寫，最好，不必更改了。」當時騰清封好，差一小嘍囉齎到猿臂寨去投遞。只見李雲來稟道：「迎恩亭蘆廠都修蓋好了，只等恩詔到來。」宋江大喜，連日張筵慶賀。吳用道：「呂郭二位兄弟去迎接天使，此時亦好接著，為何不先差人來通報，煩戴院長去探聽一回。」戴宗領命，正要下山，忽報郭盛已回。只見郭盛氣急敗壞，奔回山來道：「哥哥，禍事了！」眾皆大驚，忙問有何禍事。郭盛道：「小弟同了呂方哥哥，領命而去。已迎著天使。倒回轉來，到得曹州府地界，天使侯太守，不合早在途間喚下一個跑解的武妓，一路同行。這日到了館驛，晚間飲酒取樂，直到三更時分，伏侍的人都倦了。侯太守又叫粉頭在筵前舞劍，不料那婆娘舞到分際，手起劍落，砍死天使侯太守，將天子的詔書搶去，又砍翻太守的伴當數人。呂方哥哥得知，忙領人救護。那賊婆娘騎匹快馬，往山僻小路逃走，追趕不著。呂方哥哥一面叫小弟回報哥哥，一面差人報知地方官。更不料那曹州府知府蓋天錫，反將呂方哥哥一干人都捉下了，又來追小弟，所以連夜逃回。」

宋江、吳用聞知失陷了呂方，俱大驚，叫苦不迭道：「這卻怎好？倒害了呂方兄弟！」吳用道：「這武妓不是別人，一定是陳希真的女兒陳麗卿。這賊道忌我們受招安，故教女兒來刺殺天使，搶去詔書，截我們的歸路。這廝打沂州時，亦是教女兒扮演武妓，裡應外合。這廝慣用此計，一定是了。」宋江大怒道：「軍師所料是也。這賊道屢次欺我，我與他勢不能兩立。」眾頭領無不咬牙切齒憤忿怒，只有盧俊義道：「此時尚未分虛實。那封書去，陳希真若來歸降，他女兒總要見面，是他敢辨到那裡去！若那廝不肯歸降，便剿滅了他的巢穴，活擒了陳麗卿來，不愁沒對證。只是此刻呂方兄弟失陷，怎生設法去救他？」宋江道：「天子明詔赦我等之罪，前來招安。我去恭迎詔書，不到得有甚干犯。此事竟寫信與蓋天錫討人，他若不還，便起兵先打破曹州府，救呂方兄弟。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。」吳用道：「蓋天錫那廝不通情理，若寫信去，他必要挑剔。我想為兄弟面上，也說不得，只有寫張訴狀去求告他。他若不允，先禮後兵，直道在我。」宋江依言，便商量的寫起一張呈狀，差人往曹州府投遞。戴宗起身道：「小弟願去。」宋江道：「此去吉的不測，不如差孩兒們去。」戴宗道：「我等同生同死，兄弟有難，戴宗焉敢愛惜身命！」宋江依了，就

差戴宗前往，又教取三百兩黃金帶在身邊，觀便使用。戴宗領了呈狀、金子，並隨身盤川銀兩，下山去了。

卻說蓋天錫自做鄆城縣知縣以來，大有政聲，賀太平保舉他坐升曹州推官。那制置使劉彬雖妒賢忌能，貪財好利，卻因蔡京感激蓋天錫還他通梁山的書信一節，倒囑托劉彬照應天錫，所以天錫作推官，劉彬並不作難，半文錢都不取。不然，天錫是一個清貧縣官，如何到得這一步。天錫自升推官以後，愈加砥礪。那日得知朝廷招安梁山，宋江差呂方帶五六□人去迎天使，一路來俱稟報官府。天錫聞知這信，來見曹州知府道：「宋江有桀驁之才，與新莽、黃巢彷彿，不肯居人之下。今受招安，必非誠意。又遣賊目迎接天使，狼子野心，恐有意外之變，太尊宜多派公人弁兵防護。」那知府正是張覺的後任，進士出身，年紀老邊，素性懦弱，更兼讀書太透徹了，左思右想，遲疑不決，不能聽天錫的話，竟由呂方過去。天錫歎惜不已。卻也湊巧，當夜那知府同夫人好端端的飲酒，不覺一個雞頭暈中風了，兩眼直視，口不能言。舉家著忙，一陣亂醫，求神拜佛，不到兩日，嗚呼死矣。

知府已死，天錫護理知府印務，一面申報都省。正是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天錫一接了印，更不辦理他事，便當廳挑選本行軍健一切做公的，共選了三百餘人，即刻起程，奔黃河渡口來，護送天使侯知府。探得呂方已迎著天使回轉，已過了東裡司，將到雲陽驛。天錫催僮人馬星在迎上去，半路上接著凶報，說天使侯知府在館驛中遇刺身死，刺客係一武妓，逃走無獲。天錫聽罷，歎道：「早聽吾言，何至於此！」當時火速飭兵役掩捕。呂方正欲差人報官，不防蓋天錫已到，盡被擒捉。呂方大叫無罪，天錫道：「你是梁山大盜，怎說無罪？」呂方道：「我雖是梁山上人，現奉天子明詔，已赦了我們。我來迎接天使，不料天使被刺，正要來報官，為何反捉我？」天錫道：「天使遇害，生死不明。你同天使在一處，不論有罪，亦是此案要證，為何不帶你去！」當時將呂方一千人都鎖了。侯蒙的伴當，除被殺七人之外，其餘亦有受傷的，都著將息。那不受傷的，分幾個同自己的僕從辦理侯蒙的喪事。餘外赤一同帶回府城。天錫恐呂方等被劫，先在館驛屯住，移文營汛，調官兵一千多名一路防護，數日調齊，方才動身。

天錫回衙，先將呂方等一千人都管押在班館內，也不上刑具，發放各官兵回去，喚過侯蒙的僕從問道：「呂方怎的迎接你主人？你主人怎的喚了一個武妓，卻吃他害了？」僕從道：「小人的主人，在定陶地界，便遇著呂方來迎接，獻上金珠下程。主人□分覲待他，教他隨了同行。這武妓是將到東裡司路上撞著。那廝見了主人，便求見參拜，他說曾伏侍過二主人候發，說起二主人的行止，他都曉得，便要伏侍主人。主人本不要他，亦是呂方說道：『曾見過這粉頭耍得好技藝，唱得好曲子，恩相一路寂寞，何不喚下了，也好解悶。』再三說，主人依了，帶他到得雲陽驛。當晚主人在館中賞花飲酒。到三更天氣，伏侍的人都倦怠了，只得□餘人在旁伺候。主人又教那粉頭舞劍，不料那婆娘舞到分際，竟下毒手，害了主人，又殺傷眾人，將正中供的詔書搶去，跨馬竟走。小人等喊叫，呂方睡夢中驚醒，急領人追趕，已是及。使教小人等報知相公，他正要回梁山報知宋江。不道相公已是追到，捉住了他。」天錫道：「那武妓怎樣一個人？姓什麼？」僕人道：「那粉頭自稱姓陳，是一個美貌女子，身軀長大，是一雙大腳，騎一匹棗騮馬。多有人猜疑那女子是猿臂寨陳希真的女兒陳麗卿，到底不知是他否。」

天錫聽罷，低頭一想，冷笑數聲，吩咐預備下處，安息了眾僕從，也不去審問呂方。次日一早，叫備馬，帶了數□騎出城外，把那府城周圍看了一轉，又把池濠也看了，只是沉吟不語。回到衙署，左右問道：「相公何不差眼明手快的公人捕捉那武妓？這是要緊人犯。」天錫道：「你們不省得，那武妓無處捉。」當日天錫只是負著手在廳上，走來走去的思維。左右又問道：「相公平日斷案，如太陽照雪，怎麼今日如此遲疑？」天錫道：「我看此案，洞若觀火。只是有一件事，實是委決不下，張覺太守又去了，更無一人商量得。此刻是何時刻了？」左右道：「辰刻後了。」天錫道：「天色尚早，吩咐備馬，我要到東裡司去，尋那捕盜巡政張相公說話。」左右道：「張巡政相公夜來便來稟見，號房道天已昏黑，相公又有公事，教他今日來見，未曾通報。」天錫罵道：「不省事的奴才！他來稟見，為甚阻擋？既在客館，快去請來。」左右不敢怠慢，忙傳雲板，教請張相公入見。不多時張巡政請到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這張巡政是何等樣人？姓張，雙名鳴珂，本貫河南開封府人氏，乃是名門舊族。他的嫡親胞叔，就是北宋朝烈烈轟轟一位忠臣義士，精忠大節炳若日星的張叔夜。那天錫未成進士之時，曾在敘夜家就過西席，賓主最為莫逆。

當日鳴珂請到，天錫降階迎接。鳴珂上前參謁，天錫忙捧住道：「仁兄是我舊東人，只須私禮相見，何庸如此。」當時分賓主坐下。天錫正說起這件案，忽外面傳報道：「梁山泊宋江差人遞呈狀。」天錫吩咐：「將來人帶定，取呈狀來看。」須臾，左右將呈狀取進來。天錫、鳴珂同看那狀子道：「宋江避難水滸，罪應萬死。昨奉天子明詔，赦罪招安。宋江等正如撥開雲霧，重見天日，感激無際，誓願竭力捐軀，盡忠報國，死而後已。特遣呂方恭迎天使，不期變生意外，天使遇害。此乃猿臂寨賊人陳希真，遣其女麗卿所為。彼深忌宋江投誠，故行此毒計。宋江願率領部眾，先滅此賊，一來報效朝廷，二來辨明是非。聞相公將呂方執下治罪，此事呂方實不知情，伏求釋放，感恩無極。」等語，呈詞甚是卑順。

看罷，鳴珂對天錫道：「他事卑職不知，若說武妓是陳麗卿，則萬萬不是。那陳希真未曾落草，在東京時，卑職與他廝熟。那年征討西夏，亦曾與他同事數年。卑職常到他家，那麗卿從不迴避，見過多次，那模樣畫都畫得下。前日天使侯太守從東裡司過，卑職去迎送時，就見他身邊帶著一個武妓，何嘗是陳麗卿，天然迴別。」天錫道：「仁兄所說甚是。我也素知陳希真乃智謀之士，即使他忌梁山受招安，亦決不肯如此用計，留老大敗缺。但此武妓究竟是何處人，仁兄料得否？」鳴珂道：「卑職胡亂猜去，這女子多有是宋江差來的。宋江這猾賊，包藏禍心，其志不小。朝廷首輔，草野渠魁，皆不足以滿其願。他堂名忠義，日日望招安，只是羈縻眾賊之心，並非真意。那侯蒙想以朝廷恩德招致他，真是夢裡。這廝恐詔書到山，擺佈不來，所以行此斷橋之計，卻嫁禍於陳希真，以遂其兼並之志。太尊可道是否？」天錫大笑道：「仁兄所見，正與弟同。」鳴珂道：「此事本不難料，宋江亦是耍人識破，好截斷了招安一路。不然，這等藏頭露尾之計，亦最粗淺。吳用那廝亦深有機謀，豈非故意如此？」天錫點頭道：「仁兄真高見。只是有一件事委決不下：天使在我境內遇害，責任非輕。那武妓無處擒捉，雖捉得呂方，那廝恃無對證，必然抵死不招，熬審亦是無益。宋江來救呂方，必動干戈。賊勢浩大，我看此地城郭不固，池濠不深，斷難保守。城中武將，只得都監梁橫可用，他一人也不濟事。若不嚴治呂方，天使遇刺之案無著；若嚴究呂方，一郡之地難保。仁兄卻怎地教我良策？」鳴珂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此處有一智謀之士，太尊何不問他。」天錫道：「其人安在？」鳴珂說出這個人來，有分教：奸邪伏罪，審明無限陰謀；官級連升，乾出有為大業。畢竟說什麼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